金石萃編

獄多拂瀸征戍匪遑旻蔽去公室政行私門天網於是不恢法輪由其暫息樂崩禮壞寧復云乎遂令像教凋殘梵宇淪落歇滅之望雖巽歎於蕪城愴悽之遊未殊悲於火宅若行若坐每是思惟於戲 我唐德淳仁洽歲無荒札邊盡封守鴻儒碩秀繼踵於口臺赤烏朱鳶接翼於辟府仍精想道意銳念眞寂昇乾用尊於九五世界載廣於三千有若大比丘上座釋法震俗閻氏也寺主智琬俗楊氏也德祖種美於魏公績伯見賢於太傅行祛五濁心淸六塵登於仁壽之路超以闢浮之境都維那曇一俗賈氏也朝廷獲寵恃外戚而相國

洛陽馳聲勞文章而佐郡濟拔貪著汲引津梁擕玉柄
而開談應聽不去坐銀牀而入定烏乳何驚衆比丘釋
惠琬彥莊嘉口法琇法會法海道林口超談論曇喻希
逸惠靜等竝庇影禪林凝情定水已除疑網共振頽綱
弥天掞天之才詞光麗藻東山北山之部義了精微力
役將俟於子來創作口符於造化口是或杖錫或乘杯
踰嶮槎木以攸往泳深編桴而利涉途窮理迫便作是
念言順志柔而爲譬喻喜檀施之衆以大伽藍著衣鉢
之餘以崇輪奐事惟摩盬誠無怠邊諸聚則被物如雲
降伏則偃人猶草畚供霧護輻轄蓬研然後詳共工之

㡳贇審班匠之施巧經之營之不益不縮珠貝之寶非獨漢皋松石之材寧專岱畎再加剞劂重肆彫礲勢戢晉以攢倚狀支離而分赴造宮觀於天路日月出入於其閒浮梁柱於星墟烱霞棲洽於其表千櫨競礼大鵬垂而欲飛百栱爭高翔口仰而何逮松搖麈尾直對香鑪嶷聳鷲頭下臨禪窟長廊宛寮曲榭周流叢堦珠𨒼而未名倒井瑞蓮而幾色璀璀粲粲金碧烱晃而爍亂煒煒煌煌丹青炳煥而昭彰映以甘泉之玉樹隱以崑崙之銀闕北據竹箭激波浪以成池南帶荆衡口峯巒以層閣塵飛劫石似拂雲衣風觸鳴琴乍傳天樂故知

功高由志業廣由勤功成而其頌可宣業就而其名可著將持聖勣在勒豐碑陵谷可遷相好常住敢憑此義不朽斯文銘曰

皇矣能仁空即是色青蓮矚目丹菓開脣恒沙世界刼微塵作礼圍遶誰之与鄰其一若日比丘仁精行脩究竟微妙洞達辭幽言驚黑鼠先乘白牛欲設方便恩□其柔其二聲高道□業尊惠□禪林永遊寂路忘返德洽雲搖信行風偃將植龍樹先經鹿苑其三爰始結搆廣茲□宇鐸迴風吟□□雲聚叢倚□立杈牙邪竪壁露銀泥縋交金縷其四遠瞻迢遞迴望崔嵬文以眾玉藻以玫

蜺彫甍鳳翥畫壁龍來自然風骨何必天合其五雲蔚霞

爍赫弈彰灼下極窅冥上肆寥廓瑶林瓊樹蕙樓芸閣

海變成田此其如昨其六

大唐開元廿五年歲在丁丑四月口巳廿八日壬申

口

殿內西鋪大像主上柱國劉知音

碑云臨高寺者西魏口書口劉謙之宅捨充寺焉處

高臨下茲以建号其文甚工麗字亦姿致可觀惟寫

葺爲葺海爲海桒爲桒鷹爲鷹戌爲戌閑爲閈奐爲奐煥爲

煥最爲紕繆餘文亦多別體云輻輳逕碎出漢書楊

雄賦云輜轤不絶孟康曰輜轤連屬貌如淳曰音雷

盧寶漢人俗字也古無喻字以譬諭爲譬喻猶用古

字中州金石記

按臨高寺在閺鄉縣城東南二十里河南通志不

詳建寺之緣起但載明左守忠詩有云青松閱世

風霜古翠石題名歲月賒即謂此碑也碑云西魏

口尚口劉謙之宅捨充寺焉劉謙之附見南史劉

康祖傳乃劉宋元嘉時人傳云康祖彭城呂人康

祖伯父簡之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

廣州刺史太中大夫此碑云西魏當是別一人閱

鄉俗省作閿鄉縣地兩漢魏晉皆謂之湖縣至北魏孝
文太和十一年置陝州恒農郡而湖縣遂謂之湖
城縣讀史方輿紀要云西魏大統四年魏主自洛
還關中置閿鄉蓋湖城縣之鄉名也謝中丞啟昆
西魏書大統四年秋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
帝與安定公宇文泰東伐九月車駕至自東伐所
謂置閿鄉者即此時也然則閿鄉之地六朝以來
總爲魏有碑云西魏信爲可徵南史所載劉謙之
非即捨宅之人明矣撰文者常允之次行承奉郎
前行商州參軍下勑三字是其名此人嘗是篆額

者而云舍弟乃允之之弟也又次行弟字上渤一
字當亦是舍字下云文林郎吏部常選演之書兄
稱其弟曰舍弟矧見此碑碑書恒河世界避諱作
廿界廿八日壬申則朔日乙巳碑蓋渤乙字也

進法師塔銘

石橫廣二尺八寸五分高二尺
二寸二十七行行二十字正書

大唐大溫國寺故大德進法師塔銘并序

太子司議郎陳光撰

開□寺沙門智詳敬寫

法師法名進俗姓高氏渤海蓨人也自錫土派姜而世

官懿德姓牒代□詳之矣法師天縱淑靈性与眞粹越
在嬰弱已現殊表每□□有佗際之心□□□□髮娩
以笈□髫卝就學便耽習眞典年始□歲□誦萬言□
□十二部經春秋廿而畢□□□□□多刧□慧異於今
□哉文明年中占　□而□□□仙遊山□將□超
絶世□經行於□□□中□□□菩提樹下三明所照
五蘊皆空□潸□□□□□播諸方□衆□爲□著禪
味利益□身不□□□□門津梁萬物□菩薩□用如
來心大□群迷將登正覺歸依者歲廣鑽仰者日多始
遷香積□□終□温閟大德□□由已韋□在□衆藉

綱維□□□□□寺主頂之□□上座□餘之心雖
無□□□□□爲所應終□□□濤□□□□□□□
□□□□□□涅槃仍縴□□□身世如閲□□□□鳴
呼始□帥遊疾之初□□□□□□□□彩雲□□□
□□所及大□道俗省問三百餘人□□異香□氤□
樂髣髴至□□感□□□□洞粤丙子歲開元廿四年八
月□廿終□□十五日定茲隧禮也弟子乘俗□十□
恩□冈□□□□□諸比丘比丘尼□□□□婆□得
□講□密□□□□□□□壽不可勝數□□爲天地
長□人代遷□□□刊記矜播徽烈□□□□乃銘之

曰

山□□□□相湯薄滅□寂□乃爲樂如如我師淨無著

首容一去長冥寞

開元廿五年歲丁丑七月癸酉朔八日庚辰建

此太子司議陳光撰僧智詳書磨泐僅存形似然其書法亦是習登善者石墨鐫華

按書碑者沙門智詳不云敬書而云敬寫以寫爲書他碑未見寫有謄鈔之義本於古諺所謂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也

無畏不空禪師塔記

碑横廣二尺六寸高二尺四寸四分三十五行行二十二字正書在咸陽縣

西山廣化寺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

大唐開元二拾三年三藏無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詔鴻臚丞李現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廣化寺藏其全身畏本釋種甘露飯王之後以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爲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在烏荼國演遮那經須臾衆會咸見空中有毘盧遮那四金字各尋文排列久之而沒又嘗過龍河一托駞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不許彼請堅至爲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是

歲三藏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梨求開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其王一日調象俄而群象逸莫敢禦之者不空遙於衢路安坐及狂象奔至見不空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由是舉國神敬之○論曰自大教東流諸僧閒以神異助化是皆功行成熟契微心源自覺本智現量發聖絕非呪力幻術所致也殆自東晉尸利密已降宣譯祕呪要其大歸不過祀鬼神驅邪妄爲人禳災釋慝而已其閒往往不口無假名比丘自外國來挾術驚愚有所謂羅漢法者正幺臂邪術下劣之技亦猶道家雷公法之類也玆豈高道巨德宏聲

主教者鹵哉及開元中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始傳密教以元言德祥開佑至尊卽其神功顯効幾與造化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宏密教抑本智現量發聖臾嘗概資治通鑑稱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因以問傳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爲物所擊遂不復蘇此恐好事者曲爲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眞僧呪非眞呪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張吾教之祇也矧萬萬無此理向使彼能自西域

遠至長安厭術能死人而復蘇乃不假自備其身對常人無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三大士者雖俱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乘元琬法琳明贍諸公其肯坐視絕域僞僧破壞敎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傅奕辨耶佛制戒律雖春蹊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恐害其生況說斷人命呪傳于世乎故予謂好事者曲爲之辭斷可見矣

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仲秋八月吉旦刊

右碣在縣東卅里瑶店本塚前寺壁字弱不倖當年文無可疑或原石殘毀後人易之者俟考 咸陽金石遺文

右塔記在咸陽原不空禪師墓前作于開元二十五年書法似顏平原敘述無畏過龍河一䭾負經入龍宮講法留三宿又師子國象奔逸見無畏跪伏多與跋郢所撰碑合又辨西域僧奏咒傅奕事曰此好事者爲之詞若果爾則邪說不足以疵吾教也佛制戒律不踐生艸況咒斷人命乎其文可觀錄之金石錄補

文稱不空于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求開十八會金剛灌頂法又稱一日調象俄而羣象奔逸不空遽于衢路安坐象至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二事竝見嚴郢所撰大廣智不空三藏碑中故說者謂此無畏不

空與大廣智不空即是一人按大廣智不空以大歷
中卒于興善寺此卒于廣化寺爲開元二十三年時
地竝異不得合而爲一考開天傳信錄云無畏三藏
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元宗元宗謂曰師來欲何方
休息無畏曰臣在天竺時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弟
一願往依止元宗可之因居焉據此是另爲一人又
按大廣智不空本無無畏之名其起塔即在本院此
則瘞于龍門之西山地屬咸陽爲非一人更無疑闕中
金石
記
右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無畏者如來季父讓位

入道開元初至京師文苑英華載李華所撰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即其人也與嚴郢撰碑之三藏不空和尚各是一人但據李碑無畏初無不空之號據嚴碑不空亦無無畏之名此記乃合而爲一一可疑也據李碑無畏終于東都聖善寺葬于龍門西山而銘詞有伊水西山冥冥元室之語則是洛陽之龍門不當塔于咸陽二可疑也且檢此記前一段稱三藏無畏後一段稱三藏不空最後又稱金剛智無畏不空爲三大士則亦未溷而爲一既係兩僧何緣同在一塔三可疑也記末題開元廿五年秋八月刊其時

無畏已歿而不空乃卒于大歷中時代乖舛四可疑也此刻昔人未有著錄者書法亦俗其爲後人妄託無疑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記云大唐開元二十三年三藏無畏卒春秋七十有九詔鴻臚丞李峴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廣化寺藏其全身舊唐書李峴傳稱峴樂善下士有吏幹以門蔭入仕按此記詔鴻臚丞蓋其門蔭之資也記後有論引資治通鑑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云云蓋記石已毀爲宋人重刻非獨載司馬公書并仁宗諱已避之矣近人仍目爲唐刻誤也貞觀作眞

觀避仁宗諱使然〈授金堂石跋〉

按此碑之誤甚不可解文中所敘種種錯謬又引資治通鑑一條顯係宋以後人之祟信咒術者刻記于廣化寺僧塔前然末行又題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仲秋八月吉旦刊不署記者姓名唐碑未嘗有稱其日爲吉旦者則并此年月亦爲後人僞託無可疑者碑題無畏不空法師塔記似以無畏不空爲一人文稱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則無畏不空是二人王圻續文獻通考僊釋考名釋卷內此三大士各有傳云三藏金剛智西域

八本王種出家及來東土元宗見之大悅館于大
慈恩寺當令祈雨智結壇圖一僧佛像約開眸即
雨闕三日像果開眸斯須而雨所至必結灌頂道
場弟子不空傳其教寂後賜謚灌頂國師無畏三
藏天竺人讓國出家元宗嘗夢見之至果如夢館
西寧寺後令祈雨持鉢水以小刀攪之即有微雨
浮沈鉢面俄而大雨翊日又嘗令祈晴畏捏泥媼
五軀作梵語咒之若斥辱者即刻而霽不空胡僧
也居興善寺嘗至師子國尋象奔逸莫能禦之不
空端坐路衢象皆頓止俯伏少頃而退元宗于便

殿令與方士羅思遠較術遠持如意向之言論次不空就取如意投諸地令思遠舉之思遠僥力不能舉帝擬自取不空笑曰三郎彼如意影耳因舉手中如意示之思遠欽服而罷凡禱必張繡座手持木神神能自立口吻瞬動祈禱可奪造化朝野奉之如神此三大士皆以呪術行于元宗朝即碑所云始傳密教以元言德辯開佑至尊神功顯効與造化之力均者是也所謂密教者即是呪術釋氏以呪為祕密真言也按不空罥索菩薩經見于開元釋教錄及譯經三藏聖教者甚多故番僧名不空者亦衆此不空蓋西域之種别為一人以持呪為密教師亦有所翻經

亢見于今藏經中碑文首敘無畏之卒及其道行次敘不空道行累分無畏不空爲二人後列總論乃敘三大士名而繼以貞觀中衛奕事事詳資治通鑑貞觀十三年之末標題則總謂之西山廣化寺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亥與題不合如此釋氏僞碑本不足錄今以其爲諸家所著錄姑附存之碑書托驗貢經沒水托驗疑即案驗借用字

比邱尼惠源誌銘

石高二尺五寸廣二尺二寸四分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正書

大唐濟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并序

京兆府倉曹參軍楊休烈撰

姪定書

嘗聞見性爲本知常日明幽探靈珠相付法印必將有主人無閑言故如來立三世之事也大師諱惠源俗姓蕭氏南蘭陵人也曾門梁孝明皇帝　諱瑀　皇中書令尚書左右僕射司空宋國公父諱銳給事中利州刺史紛綸葳蕤奕世名家原大師之始誕也惠音清越朗氣沖亮稟天質於太和集神和於純嘏及數歲後餐必中徽動皆合理發蹤教道出言有章屏金翠而室其繁華絕葷羶而割其嗜欲超然戰勝但思出家

天竪孔明精心上戚年廿二　　詔度爲濟度寺尼
如始願也受戒和上　　寺大德尼　　道之崇也擲
磨闍梨太原寺大德律師薄塵法之艮也迺延師立證
登壇進律僧夏歲潔戒珠日明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初
大師纔至九歲遭先大夫之酷廿有七執先夫人之憂
皆泣血茹哀絶漿柴毀古之孝子烏足道哉每秋天露
下表林風早棘心欒欒若在喪紀不忘孝也亦能匕規
伯仲旁訓弟姪誾誾閨門俾其勿壞則天倫之性過人
數級夫其內炳圓融外示方便恂恂善誘從化如流亦
猶師子一吼魔宮大憤則戚敵有如此者行住坐卧應

必皆空慈悲喜捨用而常寂黃裳元吉淸風穆如則縣
鏡有如此者後遇高僧義福者常晏坐淸禪止觀傳明
珠禮印可又有尼慈和者世尊之識知微通神見色無
礙時人謂之觀音菩薩嘗於大衆中目大師曰十六沙
彌卽法華中本師釋迦牟尼之往号也非大師心同如
來孰能至于此而更精承密行親佩耿光十數年閒濵
其後事他日大師厭世示疾以開元廿五年秋九月二
日從容而謂門人曰死生者天之常道身沒之後於少
陵原爲空遷吾神也言卒右脇而卧怡然歸寂始知至
人不滯於物矣嗚呼天喪門人曷以仰曷以律時大師

享年七十有六郎以十一月旬有二日從事于空適理
命也忞無彊之德旌不刊之典不亦可乎銘曰
猗那明行　足不復還　至人去兮　逍遙天地之間
九月廿有三日搆
碑云師姓蕭氏大父諱瑀父鈂唐書稱瑀好浮屠法
閉請捨家爲沙門比邱尼法願其女也而惠源又繼
之史之言爲不虛矣書本傳瑀有子銳而不及鈂定
瑀之曾孫終太子少師　關中金石記
右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京兆府倉曹參軍楊
休烈撰姪定書惠源宋國公蕭瑀之孫女父鈂給事

中利州刺史宰相世系表作鉞不云爲利州刺史者脫誤也文云曾門梁孝明皇帝稱曾祖爲曾門未詳其義定官至太常卿鉞之孫也姪者對姑之稱後世昆弟之子於世父叔父亦稱姪者乃相沿之失顏魯公於伯父元孫稱姪男未免蹈俗若定之稱姪爲合于古矣浮屠之法焚骨而瘞之于塔此獨云神空者葢墓而不塔也誌稱惠源將死謂其門人曰身沒之後于少陵原爲空遷吾神也又稱以十一月旬有二日從事于空遵理命也理即治字學釋氏者猶不忍焚如之慘而不用其法而民俗乃有惑于火葬者其亦無

是非之心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誌載曾門梁孝明皇帝按段行琛碑曾門德潛㴱以曾祖爲曾門唐人多有此稱矣誌題惠顯和上証之通俗編引廣異記大歷時某寺尼令婢往市買餅見朱自勸問云汝和尚好否又云聞汝和尚未挾纊今附絹二疋與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絹授尼則唐時尼亦稱和尚又見于此誌且在大歷前翟晴江未採入也授堂金石跋

按惠源爲蕭瑀之孫女齊銑之女其姑法願亦出家濟度寺爲尼有誌銘錄于前法願卒于龍朔三

年惠源卒于開元廿五年春秋七十六推其生在龍朔二年是法願卒時惠源年甫二歲也法願誌但云梁武帝之六葉孫司空宋國公第三女此碑則云曾門梁孝明皇帝大父諱瑀皇中書令尚書左右僕射司空宋國公父諱欽給事中利州刺史孝明皇帝者後梁宣帝詧之子梁自元帝承聖三年江陵被陷次年晉安王方智即位于建康梁王詧稱帝于江陵臣于西魏是爲宣帝殂後子巋嗣位是爲明帝巋在陳文帝天嘉之世矣詧字理孫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周保定二年薨太子巋嗣位碑書皇朝不用朝字

唐碑往往如此殆省文也新唐書蕭瑀傳瑀字時
文後梁明帝子高祖入京師招之詣郡自歸授光
祿大夫封宋國公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遷左
僕射貞觀初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爲左僕射晉王
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加特進
卒後贈司空謚曰肅改謚貞褊碑不稱謚諱其惡
也釹宰相世系表作鉞瑀第三子官給事中不云
利州刺史者表之略也書碑者蕭定憲源之姪傳
稱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累官
太子少師碑不自署其官想猶未仕時也碑末小

字書九月廿有三日鐫惠源以九月二日卒十一
月十二日葬而鐫碑在九月葢卒後兩旬未葬而
碑已具矣

周尉遲迥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三寸廣四尺五寸八分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隸書額題周太師蜀國公尉遲公神廟碑十二字篆書今在彰德府

前華州鄭縣尉□伯□敘

祕書省校書郎顏眞卿銘

蔡有鄰書并陰

有周上柱國蜀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居□代人□□□

□祖□因部立□□雄荒服父侯兜尚太祖□昌樂大
公主贈大傅長樂郡公秉操中和率心純□無命早□
□一歲而□□□□□神□□□乾元易宿之祉得
雲中金陵之氣□昌樂府教之德聞長樂庭訓之旨觀
時俯仰與道周□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帳
內都督尚魏金明公主封西□縣侯亳社未遷天人主
饋虞賓載祀茅土增封四□進爵□公轉車騎將軍領
侍中尚書僕射珮符秉璽劒横重級元戎□營端揆允
釐十六年拜大將軍時侯景詐梁蕭紀□□委公以上
閫□□□□□方之盃假公以垂天之翼虞毅中之務公

□□是承廟筭出銳師張我軍三覆之勢躡敵入七擒
□□□□□庸蜀□□皆□□公兼益梁□□八州諸軍
事益州刺史公孝思不匱色養有違長公主春秋既高
西南夷威懷允洽自家刑國重□溫凊之詔□□書□
仍頒袞冕之錫旌其伐也攺□蜀郡公中領軍網弟因
兄寵安固公順子兼父勳豈獨長安置□□□□成都
□□□□□□周之興也換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后稷
仕虞且尊君命伊尹去□□斷陪飾陶唐之美無易至
公進公蜀國□邑萬戶總□□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
大司馬冊太師加上柱國師傅之地非賢不居軍國之

重唯□□□俄拜大右弼□□大□□將□俾安危授
相州總管宣皇晏駕周鼎方移晉京上流非無附侶魏
廷舊□尚有王陵是年京師將徵公公□隋□□□辭
不受代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諸呂擅朝幾亡劉
氏新都納女竟覆漢宗□子魏安□□東之□也公衆
巾白□□背城請戰□□既潰則登樓自裁公志匪圖
全奮將死難不憚□□□以勸事君恒畢心而冀侮因見
危以授命嗚呼□在□□位爲元□生不敢齒歿有□
芈史之闕文從古也公凡仕二代□九朝內設官師歷
職三十四外建□伯□□□□□□　邑□□□忠不

辱隋節能□上唯功孫獲□而門子從韋唐武德中朝
制改葬□終追舊□□□□　表墓□□　天澤
流於異世開元丁丑歲　上選建衆哲轄寧庶□相州
刺史張公嘉祐元□國河東□□□□□□□□□兩
□廟掤建立朝則兼掌□□佐郡則預參師律至於是
邦也教以肅□以清起忠貞之廟制□□□□□□□
□□□□□□稱多□公曰匹夫匹婦強□者猶能爲厲
況爲國公言足昭行可則大象之際獨爲純臣毀□□
□□□□□□□□□□孚於□□□千石旣□□□
闕修殷薦其取戾也宜哉我是用發私藏之俸則□宮

壯構璹□□□□□□□□□□□□□□□其辭曰
天臨有周誕□元輔屏內藩外經文緯武隱若長城嗣
如虓虎功□□□□□□□□□□□□□□□□蜀
制梁督龍□茲天命□□姦臣□□□□女德纂□京
師其□我國臣救三□□絕□巾□□□□□□□□□
□□□醜節乃誠全死而不朽　皇唐御璽長命有融
賜□改葬懋烈昭忠鄰有賢守是為張□□□□□□
□□□□□宮闕宮有□乃建豐碑豐碑有□祆婁
遂止幽明□色戢穀無虧享祀不忒其□
開元□□□正月廿□□□

碑陰 要本行字不許

在閒之宜帝錫我別祖蜀公命曰附海至衛實齊之封
胙爾太師以守茲土況大□□□幼沖登撫□人將
社稷是衛且受遺旨震悼于厥心誓當仗順四征遂荒
□外□□三古□□□□□□□遼大盜圖幽晋子以
嬌制陷純臣□□□□於是不克有成殆體隕墜□干
□□□□□□□□□□師方紿東之陣□武賁少却
待義起未行天假滔淫既合而北志懸飄闕身行孤□
□□□□□□□而飛白救兵路斷上下七旬謂難成

乎郡公勤曰汝親當矢石吾已□□□□□□□□
□□周命荅之其奮劒大呼止之不及而卒三軍慟哭
夷夏慕之荀息糸死□奉君傳□□□□□□□洎
□有撥亂反正崇德報功□式忠貞之封更優賵贈之
禮以稱教甫歿代垂仁□□□□□□□若名臣試粤
天下師通禮樂以布和撫幽明以靖厲歷典凡百獨惟
張公曰嘉祐相國河□□□□□也汾吐金獄生雲氣
不然豈光贊紫文俾五星同□□□　丹禁而三柱克
□□□□□□□□於□□由是殿中受略鄴下爲
憂俗憲咸柔□□必舉□我先正勤君死□□□□□

□□□□直書副之誠請軒綴斯翼庭植有幽儼惟肖
以赫靈肅應虔而麗福屬夏正□□□□□□□□
羞告期□焚蕭而片雲飛蓋整策而沛澤隨車壽後宵
初天清月滿忽有雙鶴□□□□□□□□而去公
□□侍御史張賦膏雨美其事鄴縣主簿郭坦以爲鶴
者□□聞天□□其□□□□既而秋作將害黍
盛公祈以巫應時晴朗飛蝗自魏蔽日而西□□□誠
□□□□□□□□□□故嘉茂歲則大孰百姓歌
曰張公張公清且明蝗蟲避境□□□丞晴□雨□□
□□□□□□□□□公每涂不常叱俗忤政閒閻引咎

而巽自銷京兆理劇之能□□博物□□□□□
□□□□知志□性正而神不違忠以奉法法一而人
不犯神人從天地當此其□□魁□□□□□□
投臨□象著于述職奇士傳□詳士良黍沐家聲徒如
祖德□□□□□□□□□□□祀諸貞□
尉遲迥碑成伯璵撰世以蔡有鄰書特賞其敘迥事
與周史略同然迥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與迥已爲
蜀國公矣隋公總政天下冤憤鬱結不得其死宜其
出靈響以自見也唐世說自迥之死而相州鄴督死
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既治事夜整冠危坐迥自西廡

出訓其遺骸尚存願得舉葬前牧守驚悸逝非所害也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日嘉祐發得改葬既夕出謝嘉祐以階請爲廟歲時血食令考周紀韋孝寬既平鄴城則移相州守安陽至於碑則謂武德中朝制改葬逮開元丁亥張嘉祐問俗郡言多異公曰尉相公獨爲純臣闕修殷薦其取戾宜哉覩此自是武德改葬至嘉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行也廣川書跋

按碑題銜前華州鄭縣尉閻伯璵敘祕書省校書郎顏眞卿銘蔡有鄰書并陰考伯璵敘魯公爲銘是一文以二人兼爲之唐賢多此體惟魯公署祕書省校

書郎新舊唐書本傳皆未及是爲失紀矣碑云尉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居羅代人也河南舉其郡望葢太和十九年詔遷洛人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碑所著是也碑書迥歷官大統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北史不著其官周書亦脫散騎侍郎碑云封西都縣侯北史不書縣字周書亦脫此封爵碑云進爵爲公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射北史周書並云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碑云公兼益梁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周書作益潼十八州北史亦作益潼懈云十二

州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則督十八州非平蜀一年事碑與周書不如北史之審碑云周之興也授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進蜀國公總秦渭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大司馬周書全略此文北史作六官初建拜小宗伯與碑言周之興也授小宗伯同及孝閔帝踐祚遷大司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是由遷大司馬出鎮非小宗伯矣碑蓋依北史而參用他書傳故微有異余備錄之以俟考焉碑稱中領軍綱弟因兄寵綱見北史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故碑亦稱之　按河朔訪古記尉遲公廟碑彰德路城中晝錦

今驗石刻良然趙德甫但以爲顏公撰者考之未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東觀餘論金石續錄作成伯璵撰非今碑在府城北門內下截多不可辨金石志入臨漳誤中州金石考

迥周書有傳碑記迥官較詳與史稍異可以參考碑又云唐武德中朝制改葬口終追舊本傳云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稱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于周室有詔許之即其事也下述開元丁丑歲相州刺史張公嘉祐立廟之事有口稱多祟云云字多剝蝕廣川書跋載其碑又引唐世說載張嘉祐發掘得

迥遺骸備衣衾棺器禮葬以事聞上請置廟有詔褒異云云事又見尚書故實今按之本傳及碑迥之改葬在武德時以從孫耆福表請則非嘉祐改葬明也後人特因此碑多槩之說從而附會成之亦可見唐人小說類皆造作事端非其實矣蔡有鄰者卽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所稱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也廣川書跋又稱此碑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信不虛美金石略有蔡有鄰八分書尉遲迥廟碑并碑陰未詳又有顏眞卿周太師蜀國尉遲公廟碑云在相州蓋誤以撰銘爲書碑也　碑陰爲迥族孫士良述張嘉

祐德政之美意感其立廟爲著于碑耳亦蔡有鄰書

中州金石記

按碑云有周上柱國蜀國公河南尉遲迥字居口代人下云因部立口口雄荒服周書尉遲迥傳字薄居羅代人也迥之字碑無薄字與史異傳又云其先魏之别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北史傳同魏書官氏志西方尉遲氏後改爲尉氏通志氏族略尉遲氏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孝文改爲尉遲氏兩書詳略不同皆可補碑之闕兩唐書尉遲敬德傳稱敬德朔州善陽人則又不與迥

同系敬德有碑見前碑又云父侯兜尚太祖口昌
樂大長公主贈太傅長樂郡公傳不書贈官爵而
碑所泐字据傳則爲太祖姊此所稱太祖當是西
魏孝武帝謝中丞西魏書但載孝武帝妹馮翊公
主而不載其姊昌樂大長公主碑又云公大統初
仕魏散騎侍郎歷大口口帳內都督尚魏金明公
主封西口縣侯周書傳云公主爲魏文帝女而不
書過官散騎侍郎碑所泐字乃大丞相及西都縣
也其初封縣侯進爵爲公周書並略北史傳則云
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碑云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書僕射十六年拜大將軍北史則云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餘與碑同北史稍略碑云時侯景詐梁公承廟弊出銳師兼梁益口口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北史云侯景渡江梁元帝鎮江陵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元帝大懼移書請救乃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西魏廢帝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軍事周書略異北史又云六官初建拜小宗伯周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以平蜀功

改封寧蜀公遷大司馬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周傳稍略碑則云改封蜀郡公而無寧蜀公餘官封俱敘在後而於改封蜀郡公之下云中領軍綱弟因兄寵安固公順子策父勳据周傳云以平蜀功封一子爲公北史則云封一子安固郡公後又云次子順以平蜀公授開府安固郡公周傳不詳北史又云迥弟綱字婆羅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此語迥碑傳俱未及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立齊王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衞事周書同語與碑合碑云督隴右十二州進蜀國公總□□文康十四州諸軍事北史云

除秦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與碑不同周書不載碑云俄拜大右弼□□大□□扎史云宣帝卽位以廼爲大右軍轉大前疑周傳但云大前疑碑渺前疑二字周時仿尚書大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之制因有大右弼大前疑之官名北史作大右軍者誤也碑云授相州總管宣皇晏駕周鼎方移是年京師將徵公公辭不受代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子魏安□□東之□也公綠巾白□背城請戰□□既潰登樓自裁北史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令廼子魏安郡公

惇齊詔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孝寬代迥爲總管迥謀舉兵留惇不受代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衆數十萬隋文帝于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爲元帥與惇戰惇大敗迥與其子惇祐等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孝寬等因兵擾乘之迥衆大敗上樓乃自殺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封郭衍追及之爲所獲周傳惟惇等東走并追獲之不言青州爲異餘與北史同至惇等之東走碑在迥背城請戰之前傳在迥自殺之後此則碑傳互異也迥不應隋文

之徵而舉兵以効忠于周雖敗猶榮碑載甚略故
据北史以補所未備

金石萃編卷八十二終

金石萃編卷八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三

貞和上塔銘

石橫廣四尺四寸高二尺三分
三十行行十四字隸書在汝州

大唐開元寺故禪師貞和上塔銘

緱氏縣尉沈興宗撰

禪師諱貞茲郡京兆人也俗姓張氏自輪奐規唐貂蟬
蔚漢姜宋莫齒袁楊肯倫師泛浪知清依林擇茂將揮
聖姓載顧華宗年弱冠秀才登科知名太學已爲儒家

非正諦文字增妄想故去彼取此而為上乘因亦既口
獮遂受衡陽止觀門居于洛陽白馬寺口不絕誦習心
不離三昧口妙口之慧萌剃髮耶之濁種庶滅裂有我
于盤無生焉後隷此郡開元寺又以為嚐者起之本靜
者定之緣利緣舍起故復居此寂芙蕖蕖疏之妙受豁
篁颾捌之勝塵可略言矣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
吏部尚書李暠皆頂奉山宇斯岩礐道緻然而口能軾
瓶龍宮紆紫綬稽紂口口以惕凡庶之見闢兆昏蒙之
口禘口以開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口葳于開元口舍
春秋八十有四物慘煙雲哀纏黑白塗口鄰泣人到于

今爲弟子宗本疊枝外茂口性內融三罰公侯旋師子
夏伯喈墳爵悉付仲宣痛微言之絕聆感星避之易次
遂爲銘曰
圓疑寂體兮邈彼眞如口口無明兮像若蓮爐慈梁遏
駟兮歲月其除松栗窅冥兮宛此幽居
開元貳拾陸年七月十五日第子宗本爲　亡和上
敬造此塔
碑云禪師諱貞慈郡京兆人也京兆郡名上云慈郡
者其義不可詳或唐以洛爲東都亦可稱京兆歟又
云俗姓張氏自輪奐規唐貂蟬蔚漢姜宋莫南袁揚

前倫規唐猶云規晉姜宋益謂姜望宋微子袁揚益謂袁安揚震也又有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部尚書李暠皆須奉山字云云按崔日用李暠劉昫唐書有傳貞禪師者駐錫風穴山嘗習衡陽三昧其化大行一夕溘然示寂守牽李暠闍維之得舍利千粒明皇謚爲七祖碑隸書甚劣惟用肯爲前卽荓字之省用巳爲以尚有古意年號貳拾陸字用代二十六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同餘碑少見中州金石記

按碑云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部尚書李暠舊唐書崔日用傳中宗纂尉韋庶人稱制元宗

將圖義舉日用備詔蔣邸潛謀翼戴及討平韋氏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爲相月餘停知政事出爲荆州長史尋拜吏部尚書出爲常州刺史轉汝州刺史事在開元七年前新書同舊書李暠傳暠淮安王神通元孫開元初授汝州刺史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二十一年以金城公主在蕃充入吐蕃使奉使稱職轉兵部尚書不云其爲吏部惟新傳云以奉使有指再遷吏部與碑合蓋舊傳誤也

任城縣橋亭記

碑連額高八尺八寸廣三尺二寸五分二十行行四十一字隸書額題任城縣橋亭記六字篆書今在濟寧州學泮池東

橋亭記

將仕郎守尉游芳篆文

朝散郎行尉華容縣開國男瑯琊王子言書

唐再受命能事備於開元乃十有三年告成於岱　翠華之往也則北巡濟河　玉軑之旋也則南指陳宋故　行宮御路次夫任城焉陽門橋者跨泗之別流當魯之要衝初隨時以旣濟因大壞而改功觀其槩川爲池因地設險削金堰於

馳道甃石門以飛橋交以朱欄揭以華表柄若星漢
拖如虹蜺　乘輿乃吕陽朝
御六龍翊萬騎聲明紀律文物比象週
睿覽於洲渚駐　天蹕於川梁先時望
君之來也則僉罷以界之鐵鎖以扃
之厥後榮　君之顧也則浚池以廣之
築館以旌之經始茲宇惠而不費當儲峙之末有務累
之餘散之則人獲壹錢鳩之則動以千計請爲亭館以
壯橋池故鄉老老白於吏邑吏謀於府因人之欲得事
之宜鼛鼓不勝工力徒競儔爲層搆任水之陽壓鮮原

以迴出流古墉而却倚危欄巘二反宇峨峨勢搖煙霞
若飛動南軒虛明以晃聊北牢懿㵾而淸泠自堂徂
亭邐迤幽徑上覆藤篠前臨芰荷憑高佇目萬象皆見
夫河南之勝有三橋亭得其一梁園有梁王之迹圃田
有僕射之陂平池曲榭美則美矣豈與夫島嶼開合林
嶂蔽虧旁薄大荒吐納雲景蟠橋南度像淸洛之規盧
館口臨叶滄洲之趣有是夫有是夫任風姓之國也誰
俗古遠其太昊氏之遺人富而教之合於舒覆當

太平無事而朝野多歡不然者此池何以得花縣之
名吾察何以得仙舟之目不其犇而時則有若　邑大

夫滎陽鄭公延祚 信昭盈任道契虛舟禮樂之行仁德歸厚 丞范陽盧瓚 主簿平昌孟景 尉瑯琊王丁言 尉河東裴迥皆士林英華學府金碧能以任公之節無廢會友之文嘗授簡於芳以為之記會芳有公車之召請俟於異時 金鄉尉頴川韓洮卿舍於裴氏言於衆曰游子之讓斯文以諸公在此諸公之意也子何辭焉因命秉燭俾芳操翰夜而成記翌日遂行開元廿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云

大唐開元廿有六年閏八月五日建

通直郎行方與縣尉王日雲篆額

口橋口劉遇　薛遂之

右橋亭記此唐碑之佳者趙氏金石錄載之予兩次撫搨附作釋文碑內歃音副桒音乘㠯郎以字反郎坂字廿音入俗議念非至於空格多寡皆指君上及服御之類差等也可知唐時書碑之規制溯自開元至今已及千年雖幸未損亦漸漫漶當移列門下以蔽風雨庶不至剥落焉濟寧州志附張弨跋

記文叙開元十三年告成於岱山元宗紀十一月庚寅封於泰山是也其云鑾華之往則北巡濟河玉軟之旋則南指陳宋唐時東巡途次猶可案指又云陽門

橋當爲之要衝卽逕二字古通用唐人碑文推崇
本朝輒用空三格或跳行書之此碑獨叢雜有空三
格四格六格七格十格不等莫詳爲何意授堂金石跋
右碑後列銜名有尉河東裴迥唐書宰相世系表稱
迥司封員外郎亦見地里志河南有伊水石堰天寶
十年尹裴迥置卽其人也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今露立於濟寧州學泮池之東張氏謂當
移列門下者指學宫戟門下可與漢魏五碑並列
也今覩戟門其地亦不能容欲加護惜當別籌位
置之方矣橋亭記本非州學所有碑稱陽門橋者

跨泗之別流當齊魯之要衝則此碑當立於陽門橋不知何年移來州學而濟寧州志又不載陽門橋無從攷其碑之所在碑云翠華之往北巡濟河玉畝之旋南指陳宋行宮御路次夫任城是時元宗登岱過鄒而南以道里言之當由曲阜滋陽一路南抵任城攷兗州府志泗水出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西南經卞橋下又經其縣北又西過曲阜縣又西至府城東五里金口壩俗所謂黑風口也會文帝時沂泗南流泛溢大野薛胄於二水之交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以溉良田號薛公豐兗

渠元至元二十年開會通河乃修薛公舊堰爲滾
水石壩以引泗水入運河以意度之所謂二水之
交即碑云跨泗別流也陂澤漑田即碑云塹川爲
池也積石堰之決令西注即碑云側金堰於馳道
甃石門以飛橋也蓋隋時作堰至唐時攻功而賜
門橋當在兗州府城東五里金口牐宜濟寧州志
所不收而事逾千年橋亭久廢故兗州府志亦不
敘及也碑額稱任城者想在唐時任城疆域甚廣
橋亭所在已屬任城境也碑中玉軟之軟廣韻特
計切音地正韻度奈切音大未有音副者張氏所

云恐誤也碑文王玉二字皆作玊而州志釋文誤於玉軑之玊亦作王不知玉軑出離騷齊玉軑而並馳是也王軑則無出矣文中人獲壹錢之人字脫落旁注下文鄉老叠寫老字可見古人書碑之例不拘如此虛館下一字碑已磨泐張氏釋文作虛館壁臨今姑闕之不其猝而句義難曉猝字碑泐其大半而影迹猶存姑依張氏所釋錄之

元宗御注道德經

石約高一丈八尺八面面廣一尺七八寸不等前三面分三截上截額題六上體元皇帝道德經及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注共十八字六行行三字正書次截散文三十行行七字下截釋文各十一行行九十九

字四五六七三面皆十一行行一百十九字其注每
釋文一字皆雙行寫作四字後一面上截行六十字
下截列各官姓名
皆正書在易州

勅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輿眞宗啟迪來裔遺文誠在
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
而或畧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
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
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
但備遺闕之文口兹絕學是詢于口公卿臣庶道釋二
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豫於納善朕所
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神自聖奉非此流懸

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嗤

以重朕之不德

開元廿年十二月十四日

經文附刻是書後不錄

開元廿六年歲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壬申奉

勑建

正議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守易州刺史兼高陽

軍使賞紫金魚袋上柱國田仁畹奉　敕立

朝散大夫守易州別駕上柱國周憲

太中大夫行長史兼高陽軍副使上柱國鄭景宣

朝議大夫試司馬杜欽賢

道士梁虛心　檢校上座解昇仙

玥皇注老子經在城西開元觀乾道五年張孝祥移

于府治（天下真觀碑記）

右唐元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

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

石臺刋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

質立石臺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巳廢没知州軍

事何蘊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

巳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

爲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討亦不能久矣蔣有光寶川集

唐元宗註道德經諸文士共成之又是將古註俱存有古哲之源流而無後人之穿鑿五千言中得者十九即本文未經竄亂其辭既簡奧而義反精深其爲老聃之家嗣也無可疑矣于是徧諸區夏多有刻石而兹易水獨傳蘇靈芝之筆靈芝之他書易中多有而不及此石之善墨林快事

右明臯御注道德經歐陽公趙德甫所收者皆懷州本久不傳邢州本歸熙甫嘗見之今未審尚存否予

所收則易州本也懐州本釋文御書注則諸王所書此䝉經注皆出於一手驗其筆迹書蘇靈芝書也石文間有殘缺亦有石本元缺者以注證之皆當與今本同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首層列元宗二十年勅有隨所意得遂爲箋註云云分老子道經卷上德經卷下亦與古本相彷後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稱近於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宋已失輔嗣定本今邢氏論語疏引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此其可徵之一也然又考漢書註

如顏氏於魏豹傳引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田横傳引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
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
足不辱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揚雄傳貴知我者希師古
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酷吏傳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下士聞道大
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西域傳註老子德經
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蓋其所引以道德分篇

者若此而與釋文題道經音義者並合又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以為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篆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其於翟酺傳也則又謂老子道經曰魚不可以脫於泉是數子於初唐時並同所證嵩真容碑稱之道經以卷爲實其必襲自晉宋舊本如此碑所分題固有據也授堂金石跋

按史記老子列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為周守藏室史西出關為關令尹喜著書上下篇而去莫知其所終所謂上下篇即世所傳道德經二篇唐以老子為祖故尊崇之典特盛至元宗篤

好元學而老子之書尤行於世此碑首列勅文題開元廿六年後列諸臣姓名題開元廿六年奉勅建攷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封演聞見記亦云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則是時御注初成須諸天下遍令士子傳習也唐六典載國學教授之法孝經論語老子皆爲大經注云老子用開元御注舊令用河上公注蓋當時選舉應制自開元以後無不用御注矣新書藝文志元宗注道德經

二卷又疏八卷天寶中加號元通道德經世不稱之道藏目錄載御製道德眞經疏作六卷文獻通考又作一卷未知孰是道藏目錄又云御注八十一章分章逐句內則修身之本外則理國之方今碑但分上下篇而不標各章名目殆是書碑時從畧也碑上卷題老子道經下卷題老子德經與經典釋文所題正同攷唐代傳注中引老子語皆道德分見未嘗混而爲一則元宗所注實從古本如此董逌藏書志謂元宗注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非也元

宗之注道藏尚存其書刋於前明正統十年而傳刻譌誤文句或多增減獨石刻千古不易最爲可據祀所見道德經注無慮數十家皆與河上公王弼諸注及元宗本大同小異而唐太史令傅奕校定老子古本字句獨較他本爲繁亦足以資叅訂當開元時此碑傳刻頗多集古金石二錄所載皆懷州本久已無傳歸有光跋邢州龍興觀本稱開元二十七年所刻則立石已在易州之後今亦未見然焦竑老子攷異嘗引龍興碑疑即邢州本也雖無全文可攷而單辭隻字尚可槩見全碑面目

又元至元中高翿所書古老子并釋文刻於石碑今在盩厔驗其文與諸家亦多不同今合各本及釋文所載詳勘與同畧舉其概足證此刻之善者如第二章（原碑不標第一第二字樣今摘其文從合本所分載入便撿核也）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六句河上公傅奕至元本相字上皆有之字李道純曰此間有之字者非也王弼顧歡與此同萬物作而不辭河上公王弼而上有焉字陸希聲至元本及太平御覽引並與此同邢州本作萬物作而不爲始同傅奕本也第四章湛常存吾

不知誰子上句諸本及至元本作湛兮似常存邢州本作湛似或存下句諸本誰下有之字惟陳象古至元本與此同第五章其猶橐籥諸本及至元本句末有乎字惟李約與此同多言數窮諸本並同邢州本言作聞第七章天長地久地所以能長且久者諸本並同邢州本上句作天地長久下句無且字故能長生諸本並同邢州本生作久非以其無私王弼至元本及淮南子引句末並有乎字河上公與此同并無非字第八章又不爭處河上公王弼又作而司馬光曹道沖至元本並與此同

第九章不可長保諸本並同邢州本保作寶富貴而憍諸本憍皆作驕惟司馬光至元本與此同功成名遂身退諸本並同惟王弼作功遂身退傅奕作成名功遂身退邢州本又作名成功遂身退第十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元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爲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傅奕及淮南子引六句末並有乎字李道純曰有乎字者非也能無爲能無知王弼作能無知能無爲傅奕作能無以知乎能無以爲乎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十三章何謂寵辱

寵爲下河上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王弼傅奕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陳景元李道純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惟至元本與此同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諸本爲天下下皆有者字陸希聲至元本及淮南子引與此同若可二何河上公作則可以寄於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王弼作若可以寄於天下若可托天下淮南子引作則可寄於天下乃可托於天下矣傅奕又作則可以託天下矣則可以寄天下矣惟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第十四章是謂

忽恍諸本並同邢州本無此句第十五章豫若冬涉川河上公豫作與下有兮字王弼豫下有焉字傅奕亦有兮字猶若畏四隣諸本猶下亦有兮字陸希聲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儼若客河上公作儼兮其若客王弼作儼兮其若容案客字與下文釋樸谷濁四字為韻作容者非也渙若冰將釋河上公王弼渙下有兮字冰下有之字邢州本釋作汋傅奕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敦若樸曠若谷渾若濁諸本及至元本並作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邢州本作混若樸曠若谷混若濁

句法與此同敦作混疑涉下文而誤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河上公靜上有止字傅奕靜上有澂字之下有而字陳景元靜上亦有澂字王弼陸希聲至元本並與此同故能弊不新成河上公王弼弊作蔽傅奕作是以能敝而不成邢州本作故能敝復成惟至元本與此同第十六章各歸其根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作各復歸其根莊子作各復其根惟傅奕與此同公乃王王乃天諸本並同邢州本作公能生生能天第十七章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上句河上公王弼作其次親而譽之傅

奕作其次說之其次譽之下句陳象古作其次畏而侮之傅奕作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陸希聲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猶其貴言河上公王弼作猶兮其貴言陸希聲作猶其貴言哉傅奕作猶兮其貴言哉邢州本無兮哉二字猶其作其猶惟至元本與此同第二十章荒其未央河上公王弼作荒兮其未央哉傅奕至元本作荒兮其未央邢州本作莽其未央案莽字疑即荒字之誤與此同也如春登臺王弼顧歡至元本並與此同諸本或作如登春臺者皆非也我獨怕其未兆河上公作我獨泊

兮其未兆王弼作我獨廓兮其未兆傅奕作我獨魄兮其未兆邢州本作我魄未兆惟至元本與此同乘乘無所歸王弼作儽儽兮若無所歸陸希聲作儽儽兮若不足以無歸傅奕作儡儡兮其不足以無所歸河上公至元本作乘乘兮若無所歸與此同惟多兮若二字畢制府沅道德經考異云說文儡相敗也讀若雷儽垂貌一曰嬾解乘覆也三義皆相近其聲之轉則猶乃之讀爲仍徹之讀爲止矣我愚人之心純純諸本心下有也哉二字純純下有兮字王弼傅奕純並作沌邢州本亦作純

純兮忽若晦寂遺忽下有兮字河上公作忽兮若海王弼作澹兮其若海寂兮似無所止河上公寂作淵今河上公本作漂王弼作飂梁簡文傅奕並作飄惟至元本二條並與此同案寂卽廖宋之宋王弼作飂此作寂二字形殊義同而貴求食於母河上公王弼傅奕作而貴食母陳象古邵若愚至元本並與此同老子考異引開元本亦作求食於母文獻通考載晁公武云元宗老子注頗增其詞如而貴食母作兒貴求食於母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之義諸侯之妻以大夫妻爲食母增之贅矣今案

此句注但云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先無口疑求字於二字今所加也云云則元宗但增求於二字實未改而爲兒晁氏所譏未爲盡確或別本如此未可知也第二十一章忽兮恍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諸本忽兮恍恍兮忽兩句之下多有兮字顧歡作忽恍中有象恍忽中有物河上公又作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忽兮恍兮其中有象二句互倒非也至元本與此同窈兮冥其中有精河上公王弼作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顧歡作窈冥中有精文選注引與此

同至元本窈作杳其精甚眞諸本並同邢州本無此句第二十二章枉則直傅奕及邢州本直作正河上公王弼與此同弊則新王弼弊作蔽傅奕作敝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二十五章寂兮寥兮鍾會寥作飂王弼傅奕作寞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二十六章燕處超然王弼傅奕燕作宴輕則失臣王弼傅奕及邢州本臣並作本河上公至元本二條並與此同第二十七章善計不用籌算河上公作善計者不用籌策王弼作善數不用籌策傅奕作善數者無籌策陸希聲呂惠卿並作善數

者無籌算陳象古作善計無籌筭惟至元本與此同第二十九章或呴或吹王弼呴作歔諸本呴皆作噓或載或隳王弼載作挫傅奕作培邢州本作梜河上公至元本二條並與此同第三十章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諸本並同邢州本無此二句果而勿憍諸本憍皆作驕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傅奕及邢州本兩不字皆作非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與此同後第五十五章亦有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二語諸本皆同邢州本亦作非第三十一章不可得志於天下諸本作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傅奕無則字邢州

本作不可得意於天下惟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
二章人莫之令而自均諸本人皆作民惟永樂大
典所載王弼本及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三章死
而不亡者壽諸本亡皆作忘河上公作妄傳寫之
誤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四章大道汎其可左右
河上公王弼並作大道氾兮釋文云本或作汎周
張並同傳奕作大道汎汎兮其可左右至元本亦
作大道氾兮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上
句成字下河上公王弼有而字傳奕作功成而不
居邢州本至元本並與此同下句愛養王弼作衣

養傅奕作衣被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五
章道之出口傅奕及邢州本口作言河上公王弼
至元本並與此同第三十六章柔弱勝剛強傅奕
作柔之勝剛弱之勝彊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與
此同第三十八章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河上公王弼處其居其並作處不處不居並
作居傅奕兩處兩居並作居至元本及朱彝尊厚
論引並與此同第三十九章其致之諸本句下並
多一也二字惟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四十一
章上士聞道勤而行河上公王弼至元本行下有

之字傅奕又作而勤行之第四十二章人之所教
亦我義教之河上公王弼作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傅奕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惟至元
本與此同第四十三章無有入有閒河上公至元
本入下有於字傅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惟王
弼與此同第四十五章清靜爲天下正河上公句
上有知字傅奕知淸靜下幷有以字王弼李約薛
致元至元本並與此同第四十九章惵惵爲天下
渾其心王弼惵惵作歙歙釋文云一本作惵河上
本作淡淡簡文云河上本作怵怵至元本與此同

第五十一章是以聖人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諸本上句聖人皆作
萬物下句爵字河上公王弼作命傅奕陸希聲至
元本二句並與此同第五十四章修之家其德能
有餘諸本皆作其德乃餘惟韓非子作其德有餘
第五十七章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
諸本無事句並在好靜句之下惟至元本與此同
第六十一章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
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河上公王弼作大國者下
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傅奕作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靖勝牡以其靖故爲下也至元本作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能下惟陸希聲陳象古與此同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聚諸本兩聚字亦作取惟河上公本或作聚與此同第六十三章是以聖人由難之諸本由皆作猶二字古通用第六十五章知此兩者亦楷式王弼楷作稽傅奕作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六十六章是以處上而

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河上公作是以聖人處民
上而不重處民前而不害傳奕作是以聖人處之
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惟至元本與此
同王弼人作民餘與此同第六十七章保而持之
河上公王弼作持而保之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
第六十八章善勝敵者不爭河上公作不與爭王
弼作不與無爭字傳奕至元本與此同第七十三
章繟然而善謀河上公繟作墠梁武王尚鍾會孫
登張嗣作坦傳奕作默王弼至元本與此同第七
十六章木強則共王弼傳奕共作兵河上公至元

本與此同第八十章雞犬之音相聞諸本音皆作聲惟至元本與此同以上諸條皆石本異文而通攷衆家率多吻合知當時撰注時大率參採舊說擇善而從成此定本也然經注既繁寫刻時豈能細撿則亦有石刻譌脫不可爲訓者如第二十四章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三句諸本自是自伐自矜下皆有者字與上文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無功句法相類碑脫三者字第三十章不以兵強天下其事諸本其事下皆有好還二字案注云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

負之數未可量明原本亦有此二字碑脫也用之
不可諸本此句皆作用之不可既王弼作用之不
足既碑脫既字第三十五章貴以賤爲本高以下
爲基按二語句法相配碑脫下句爲字諸本有之故
致數輿無輿河上公作故致數車無車王弼傅奕
本車皆作轝今弼本亦作輿至元本皆作輿碑下作輿上
作與誤注云數輿則無輿輿字亦誤而公王以爲稱諸本並作
王公以爲稱傅奕作而王侯以自稱也玩注文原
本亦當作王公碑二字誤倒第四十三章吾是以
知無爲之有益傅奕及淮南子引皆作吾是以

知無爲之有益也河上公王弼並無也字碑下益字非譌卽衍第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諸本第二句皆讀善字絕句第三句作信者吾信之碑脫上信字第五十五章攫鳥不搏諸本攫皆作攫碑作㩜不成字第五十八章廉而不穢諸本穢皆作劌惟河上公作害碑作穢說文所無第五十九章是謂深根故蔕諸本故皆作固誤第六十六章故天下與能與之爭諸本上與字皆作莫碑誤第七十章知我者貴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作知

我者希則我者貴傳奕作知我者稀則我貴案注云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則原本當同河上等本碑脫希則我者四字凡此皆宜參据衆家以正刊誤者也碑末題田仁琬周憲鄭縣宜杜欽實諸臣姓名皆同時奉敕建立之人而不書臣字亦例之變者此四人兩唐書皆無傳可攷仁琬字正勤官至安西都護其事蹟畧見保定府德政碑碑載仁琬以開元二十五年除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事悉與此碑合惟此題作仁琬雙名德政碑直云名琬爲異耳碑無書人姓

名相傳是蘇靈芝所作靈芝之兩書亦無傳墨池編稱其好書石蹟宣和書譜載靈芝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侯臺記在幽燕之地中州患難得契丹以墨本持榷場易絹十端方與一本蓋開寶間書名極盛故爲時所重如此今世石蹟存者祗所藏有開元二十七年易州鐵像頌二十八年田公德政二碑此碑筆法極與相似當爲靈芝之所書無疑矣書譜云靈芝儒生也而鐵像頌題登仕郎前行易州錄事德政碑則題爲逸士豈罷官之後乃有此稱書譜因之誤爲儒生耶金石錄載靈芝書范

陽郡憫忠寺寶塔頌題承奉郎守經畧軍曹叅軍

其碑立於至德二載則肅宗時又起爲叅軍也

易州鐵像頌

碑高九尺六寸七分廣四尺八寸四分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在易州

大唐易州鐵像碑頌并序

崇文館校書郎王端撰

登仕郎前行易州錄事蘇靈芝書

自我大師堅林示化不有像設人何以依小大之功蓋存乎願瞻彼朔易有大像焉厥高羌而不可乎彌度則

我前太守盧君之所立廣君諱暉字子晃自尚書

郡保釐我郡襄皇軍容飾而明慧而肅害必革利必興
發徙軍發置邑扮鬪飾招提遠者懷近者悦戈甲以
理奪虜氣於塞外童耋以樂教叱諸於城中然猶躬行
屬縣求人之瘼相彼村園古多精舍往往陁陊而法皷
存焉或摧或析或辮或震貝牒銜儀之狀寧闕宫徵之
音　君曰咨時則有若黃耇鮐背之老數百人隨車
而請曰惟是衆多之金委於草莽不敢散爲凡器以速
戾實願合爲眞容以祈禱　君曰善且俾五臺沙門
大嵩處事樂施之力一惟百精誠之心百惟一炭嶺屬
爐谷呀人雲屯橐雷動黃白之氣將青氣生焉於是化

天下之至剛爲天下之至柔以至柔入無間亦既成像
復歸於剛衆奔走而觀之則三十二相備矣計功者盡
莫知其底寘徒駭其不日而成也度財者又莫知其少
多徒歎其不召而至也非我人心之歸於君君慧之及
於人何以能之是舉也可以觀政矣閒一歲使臣以君
政尤異聞於　帝帝用嘉之錫以束帛有由然也伊
追琢之功未既而惠虛君遷于嬴田君至自靈誕敷至
化纘我前功竭𠡠其彰飾道盡矣戊寅歲易人思邵父
美杜母嘉願力誄不朽是用託頌於端瑞文館之吏也
敢不直若頌曰

崇崇睟容法之尊兮優優度政直而温兮加焚如陵不
虧不崩福永存兮
大唐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已卯五月壬辰朔三日甲
午建
□□□通車道三所官坐鎮　白楊谷　置縣三　五迴
　嶺院
樓亭　板城　每驛傍造店一百間　抱陽寺造長
廊一百卅間　□□□□督入城造廳及廊宇二百間
造水磑四所　已上並盧君造雋人王希貞解崇光
右易州鐵像頌碑末云置縣三五迴樓亭板城兹元
和郡縣志五迴縣開元二十三年刺史盧暉奏置在

五迴山東麓因名之二十四年刺史田琬以其險隘東遷于五公城在今易縣西五十里樓亭板城二縣元和志不載蓋天寶後縣已省也元和志又云高陽軍在州城內開元二十年置蓋亦盧暉所奏矣唐書地理志瀛州有長豐渠開元二十五年刺史盧暉自東城平舒引滹沱東入淇通漕溉田五百餘頃魏州有西渠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然則盧君固當時之能吏所至皆以興建爲務者矣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易州太守盧君暉造鐵像郡人張皇其事勒爲頌暉

見唐書宰相世系　官太原少尹者當即其人碑後
載廬石開北山通車道三所有官坐鎮白楊谷義院
諸名以韋濟開便師東山下新道例之碑亦宜附入
地里志而史文不及豈有所遺耶碑又置縣三曰五
迴曰樓亭曰板城地里志五回開元二十三年析易
置并置樓亭板城以碑案之首發議建置者自盧君
始也　授堂金石跋

記石浮屠後

石横廣二尺六寸七分高一尺三寸八分二十
一行行十二字至十四字不等正書在房山縣

大唐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爲奏　聖上賜大唐

新舊譯經四千餘卷充幽府范陽縣爲石經本又奏范
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坡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并果園
一所及環山林麓東接房南嶺南通他山西止白帶山
口北限大山分水界並永充供給山門所用又委禪師
元法歲歲通轉一切經上延　寶曆永福慈王下引懐
生同攀覺樹粤開元廿八年庚辰歲朱明八月前莫州
吏部常選王守泰記山頂石浮屠後
送經京崇福寺沙門智昇
撿挍送經臨壇大德沙門秀璋
都撿挍禪師沙門元法

同前係

獨樹村　磨碑寺

東至到　南至河

西至河　北至他山

四至分明永泰無窮

今在房山縣記金仙公主奏賜譯經四千餘卷并范

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垡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并果

園一所及環山林麓金石文字記

按前云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爲奏聖上云云

唐書公主傳睿宗第九女金仙公主始封西城縣

主是雲初進封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
以方士史崇元爲師當開元時公主旣爲道士未
嘗進封長公主此稱長公主後又有御書神道碑
亦稱長公主蓋皆以元宗之妹而尊稱也疆域之
分四至八到始見於元和郡縣志繼見於太平寰
宇記後之撰地志者皆因之此以寺記而後列東
西南北云四至分劃後人田宅署券亦同此式蓋
昉于此也刻記之所碑無山寺主名但云石浮屠
後又云環山林麓西止白帶山口而文前云賜大
唐新舊譯經四千餘卷爲石經本攷畿輔通志山

川卷內有石經山在房山縣西南五十里引隋圖
經云智泉寺僧琬見白帶山有石室遂發心書經
十二部刋石爲碑又引逃虛子集云石經貯于巖
洞者七地穴者二洞以石門閉之穴以浮圖鎮之
又引帝京景物畧云房山縣西南有山曰白帶山
生態題草又曰態題山藏石經者千年故曰石經
山北齊南嶽慧思大師發願刻石藏座下靜琬承
師囑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其夜山吼
生香樹三十餘本六月水浮大木千株至山下搆
雲居寺焉唐金仙公主修之山上雷音洞高丈餘

四壁刻經又仙釋卷內載釋靜琬訪求名勝至白帶山見峯巒靈秀遂採石造十二部石經因搆雲居寺明皇第八妹金仙公主增修之又寺觀卷內載雲居寺在房山縣石經山下寺有唐開元十年石浮圖銘二十八年（當云十八年）山頂石浮圖後記今並存南麓即西天寺塔下有石經龕其後則香樹林据此知此碑在房山縣石經山雲居寺也金仙公主本睿宗第九女而云明皇第八妹者安興昭懷公主早薨不在數內也碑云奏賜譯經充幽州范陽縣爲石經本者今之房山縣在唐時爲良鄉

縣爲幽州而碑云幽州范陽縣即今之涿州隋時
爲涿縣爲涿郡武德七年改范陽縣爲涿州治據通唐書地理志良鄉范陽兩縣接壤想當開元時白帶山
在范陽境而范陽又爲幽州唐志所未晰也

易州田公德政碑

碑高九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二十九行行六十字行書在保定府蓮池書院

大唐正議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守易州刺史兼高
陽軍使賞紫金魚袋上柱國田公德政之碑幷序
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上柱國東海縣
開國男徐安貞撰

逸士武功蘇霈之書

聞之經國濟理長物生人者則必委成郡邑而擇其良吏然守文則溺於牽俗更法則弊於專任寬恕則失於容姦強毅則陷於傷善建用皇極難乎其人若夫剛不爲虐簡而能斷布政優優化人成俗者見於田易州焉公名琬字正勤其先敬仲適齊曰陳爲族田齊聲近遂氏於田五代其昌能秦人之西帝七雄方鬭朔泗上之諸侯自國臨淄上族遷關右武安以威屬爲丞相司農以建議封陽城吾能言之公其後也不珎厥問幽而復光曾祖君舒隨甘州刺史祖越西州長史父思成州同

谷尉名雖必聞官不求達冢濟純嘏克生忠良公應天
縣星含道元氣和五味以正性備百行以資身況言談
者仁之文孝悌者德之本取與者事之會恬淡者道之
将弱冠遊太學尋師授韓詩曲禮以爲小雅傷於怨刺
大藏失於奢侈功業宜先於濟理章句非□於適時因
讀孫吳兵法衛霍別傳遂杖劍從軍以功授合黎府別
將歷果毅轉折衝累拜郎將中郎將尋除安北都護□
遷威衛將軍每拜命必衛一官兼一使□□幹理□克
保蕭□是所向皆通厥善咸集戶部尚書王晙國之楨
幹人之具聯太子太師蕭嵩帷嶽出雲生甫翊聖王之

惣管朔方也幄下之畫一以詢公蕭之節度河口也閫外之事不裁於己公貌無矜色口無伐辭出則推美於人入則盡慮於事議者以爲王能信𦔳蕭能任賢君二者之間非周才孰可尋以將軍兼靈州口口朔方軍節度副使押渾部落仍撿挍豐安定遠及十將兵馬使會遭家艱奔喪州里扶杖未起粥口不入古之純孝何以尚茲明年林胡寇邊　口口震怒起公除易州刺史鎮北邊也公固命徽殞以死讓請情既難奪　恩爲中停廿四年禮終復除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此邦之人舊稱勇悍慓然尚荆卿之風慕燕丹之義其俗易

使也其人可用也而地接邊鄙郡參軍鎮□□杼軸空矣征役勤矣用非□養力盡猶求推節義之明心就道逃之□□公深□□□大返其源阜其財求致其忠愛居者既逸失者知歸是歲未周襁負咸至豈非寬明以恕恩結其心者歟時出桑野奄觀銍刈責其隳者則爲之怛感□□□□敢予焉勉其勤者則壽形顏色若遇其良子焉故人感而懷之莫敢暇逸焉體□足雖豈是□所以家聚流衍而餘糧棲畝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則公□□政信然也歲或大旱憂心如熏如惔如焚如焚其身曾是勦人達于鬼神及有事山川宜乎□土祝始

告而雲合俎未徹而雨降氣有升□災變爲□□□□
東風至雨集其高也散日其下也被地遂能辯其疆界
犬牙不入非神靈其德有所庇之其孰能與於此夫求
者利之所聚人之所爭强□肆奪不忌□□□取於人
謂爲官市交易不得其所朝夕爲之皆處公撫御多方
非止朴罰家僮門客莫□城寺通商服估日以塡湊吏
爲一都之會也公□□將□□□□其有酣歌劍舞
者彈弦跕屣者懾其雄而息其競疏其穢而復于禮以
爲不積其德無以□□也不正其身無以出令也故視
無旋踵無徙其動也可□其靜也可法四鄰以是嘉其

致而歸其高百姓以是服其德而樂其行故自郡邑至乎鄉鄙莫不競者讓暴者仁毅者温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静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強者張之人之所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口無艱急而亦無疢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煦愉温顔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聲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授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悦其詩書

不然何有執縶弱之弓技雍狐之戟而能緣飾吏事摘
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
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　制攝御史中丞遷
安西都護　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踊門
衢或悲里室曰自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纂其
痡誥　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邀道攀戀而西域路絕
旣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尓有立時惟田侯凊摽遠映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
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靡不夙夜思皇厥中綢繆
庶政亦以訓戎　天子曰俞爰嘉尓功俾守昜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
摇之是謂苛慝惟君莅止高明柔克柔克伊何撫如孾
孩蝗不入境旱不爲災既庶能富逋亡歸來非德之致
其誰有哉水積則流德積則揚化自下阁聲馳遐方允
矣君子如珪如璋刻石頌之令問不忘

開元廿八年十月十六日建　　太原王希貞刻

此蘇靈芝書靈芝之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書與胡霈
然齊名今霈然書不可見見此碑可以得其概矣石墨
鐫華

田琬以開元二十四年治州有善政二十八年遷攝

御史中丞安西都護以去州人立石頌之碑云公名琬字正勤而趙氏金石錄鄭氏金石略于氏天下金石志並題作田仁琬德政碑今易州龍興觀石刻道德經末亦題刺史田仁琬名元和郡縣志又書易州刺史田琬碑刻立於當時稱名必無差誤不知何以異同若此也唐會要凡授都督刺史階未及五品者並聽著緋佩魚離任則停之若在軍賞緋紫金袋者在軍則服之不在軍不在服限琬階正議大夫正四品上其結銜稱賞紫金魚袋蓋以軍功得之與賜紫借紫者有別矣唐六典諸軍各置使一人其橫海高

陽唐與恒陽北平五軍皆本州刺史爲使又會要高陽軍本在瀛州開元二十年移在易州故琬以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也合黎軍府之名唐書地理志失載不知屬何州也琬嘗爲靈州刺史朔方軍節度副使押渾部落仍檢校豐安定遠及十將兵馬使攷之於史吐谷渾部落初自涼州徙鄯州不安其居復於靈州之故鳴沙縣置安樂州以居之又靈州黃河外有豐安安遠新昌諸軍安遠蓋定遠之譌故朔方節度得兼押渾部落使領豐安安遠二軍也十將兵馬使史無文以證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田琬字正勤開元二十四年除易州刺史碑盛述其爲政有惠爲州人所樂而推其先世云敬仲適齊因陳爲族周齊聲近遂氏於田新書宰相世系表陳田聲相近與此符合史記田敬仲世家以陳字爲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爲田氏然則陳田聲近蓋由舊說也荀子不苟篇田仲注曰仲齊人處於陵孟子作陳仲史記游俠傳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皆可取以附證此碑之所依據又碑稱戸部尚書王晙太子太師蕭嵩案晙與嵩並見唐書本傳稱官與碑合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徐安貞撰文題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上柱國東海縣開國男舊唐書傳安貞信安龍邱人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累遷中書侍郎新書傳云徐楚璧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討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今碑作東海縣男與新史異餘官與兩史同書譜引金華志云徐楚璧字子珍唐詩紀事云安貞以李林甫用事逃隱衡嶽爲擬藏行者病啞不言數年後因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徐

行者踰梁而過掌事人怒杖其背徐以手畫地曰昔年曾學大書願試書及題數行羣僧皆悅服因遣盡書之後李邕過寺見其題大驚召之同載而歸按此語多不確唐書宰相世系表林甫官吏部尚書在開元二十七年其用事時安貞傳方言其參助計議何至逃隱衡嶽李邕自開元初左遷括州司馬起陳州刺史十三年復貶遵化尉徙澧州司馬二十二年起爲括州刺史後歷淄渭二州刺史出爲汲郡北海太守邕嘗書麓山寺碑在開元十八年如果安貞有逃隱衡嶽題梁爲邕所見同

誠而歸之事亦當在開元十八年前後而其時林
甫正未用事也大抵舊說流傳率多差誤年湮事
遠無人考稽相率而承訛襲謬者類如此也碑已
題安貞則傳云後改名安貞者在二十八年已前
矣田陳二姓諸說皆謂聲相近按詩周頌有瞽篇
應田縣鼓鄭箋云田當作朄朄音允聲轉字誤變而
爲田竊疑朄可變爲田亦可變爲陳朄與陳先以
形似而變陳與田又以聲近而譌也附識以備一
說

金石萃編卷八十三終